



抗美救国的  
越南英雄

5065

# 抗美救国的 越南英雄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年·北京

## 抗美救国的越南英雄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 1/2印张 48千字  
196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五篇文章，介绍了五位越南南方解放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在抗美救国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去年十二月，这五位英雄组成了越南南方解放军战斗英模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接见了他们。

这五位英雄包括阻击了敌人成百次“扫荡”，使敌人闻名丧胆的神枪手黄文且；善于挖陷阱、插尖桩，杀伤成百名敌人的游击队队长威；几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侦察小队长黎志愿；赤手空拳三次攻占敌人据点的女民兵谢氏娇；以及多次深入敌人巢穴屡建奇功的侦察队长陈养。这五个越南英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克服困难，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智慧狠狠打击美吴集团。他们的英雄气魄和高尚品质，值得我国青年学习。英雄们的战斗故事也生动地说明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使我们坚信美帝国主义这只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纸老虎，在越南人民武装的重重包围下，终有一天要被赶出越南，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 目 次

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明 方	3
觉醒了的孤儿.....	清 流	17
出色的侦察员.....	黃俊雅	33
英雄的女民兵.....	月 秀	44
把仇恨集中在枪口上.....	明 文	57



# 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越南南方解放军战斗英雄黃文旦的故事

〔越南〕明 方

火辣辣的太阳普照大地。在新柱县通往德新乡的路上，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正在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他碰上一个同村人，这家伙早就离开家乡，到县城里鬼混，显得有些洋洋自得。他以长者的口吻问小伙子：

“上哪儿去？”

接着，他又死乞白赖地缠住小伙子，硬要邀他到路旁的小茅棚里吃东西。小伙子一再拒绝，可这家伙纠缠不清，小伙子只好勉强答应了。吃完东西，这家伙把小伙子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拍拍他的肩膀，贼头贼脑地小声问道：“这阵子有没有越共干部回到平利‘战略村’来？”

听了这话，小伙子憨厚朴实的脸上立即现出愤怒的表情：“原来你请我吃东西，是想叫我出卖干部，让你逮住他们？”小伙子指着这家伙厉声罵道：“你这狗东西简直连畜生也不如……”

小伙子的强烈反应，把这个刚为敌人效劳不久的狗腿子吓得头晕眼花，不知所措。他没想到这个满脸稚气、目不识丁的毛孩子竟这样“胆大”。他恶狠狠地盯着远远离去的小伙子的背影，喃喃地说：“哼，送上门的钱你不愿花，反倒跟着共产

党走，去你的吧……”

八年以后，这个小伙子已经成为越南南方解放军战斗英雄，他的名字叫黃文旦。

自从在回乡的路上碰上特务以后，黃文旦一连思索了好几个晚上：是暂时离开家乡到外地去谋生，还是留下来受这帮恶棍的监视呢？

黃文旦的家乡在新安省德新乡，那儿有一望无际的稻田，果实累累的椰子树，白鷺在天空翱翔，西拐河清清的河水昼夜不停地灌溉着这块肥沃的冲积平原。

尽管生活在南部平原富饶的土地上，可阿且一家却終年缺吃少穿，十分贫苦。阿且的爹娘几乎整辈子给地主打活，阿且弟兄几人从小就替财主家当牛马。阿且在替人帮工的四年里，尝尽了欺压凌辱。直到抗法战争的最后一年，阿且的家乡才摆脱侵略者的统治，革命的曙光照亮了德新乡的田野。根据党的土地政策，阿且一家分得了二亩八分地。他们家破天荒第一遭盖起了房子，祖祖辈辈多少年来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阿且刚满十五岁，他一面帮着家里干农活，一面参加革命活动，担任乡联络员。

但这样幸福的日子非常短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美吳集团的恶棍们，象一群餓狼似地来到德新乡。他们逮捕了参加过抗法战争的人员，严刑拷打，杀头剖腹。恶棍们抢走了革命家庭的土地，还强迫农民把土地交给地主。灾难笼罩着整个村庄，多少人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阿且的两个哥哥被捕入狱，阿且本人也受到当地反动分子的监视。

阿且感到在家乡沒法生活了。他来到鹅贡给人赶鸭子，勉强糊口。他原想换了个地方可以平安度日，誰知狗腿子们

又把鼻子伸向他的周围。阿旦逐渐懂得了阮文追烈士生前面对着敌人指出的那条真理：“只要美国强盗还在，谁也不可能有幸福。”于是阿旦决定重返家乡。

“不进行革命，咱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压迫和贫困。”这是抗法战争时期老B对阿旦弟兄几人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阿旦越想越觉得这句话含义深刻。

一九六〇年七月的一个夜晚，德新乡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向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正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时，阿旦再一次离开了家乡。这一次他不是去寻找能够平安度日的地方，而是象老B那样踏上了革命的道路。阿旦和同村的两个青年小刚、小咏被调往省里的短期训练班学习。他们三人一边走，一边回头凝视着沉浸在黑暗中的家乡，彼此勉励，下决心好好学习，准备学成归来后为解放家乡贡献力量。

在短短的五天军事训练中，谁也没料到个子矮小的黄文旦竟在跑、跳、刺杀和射击等方面取得那样出色的成绩。在旧社会，他受尽剥削和压迫，没钱上学，至今他还是个文盲，这是他很大的弱点。上政治课时，他不能作笔记，只能记个大概，省里指示干部，要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坚决保卫抗法战争时期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这是阿旦永远忘不了的一条。

阿旦早就想参加武装部队，拿起枪杆杀敌。经过这次短期军训，加上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他那蕴藏已久的愿望象一团火种似地，一下子化为炽热的火焰，他一回到县里，领导问他想干什么工作，他很干脆地回答：“参军！”

“乡里正需要干部，你愿意回去吗？”

“县里既然决定了，我就服从分配。”

在回家途中，阿旦有时心里琢磨：沒有枪，回去干啥？可一想到家乡每一棵椰子树、每一丛香蕉树、每一行槟榔树、每一眼水井和一张张期待着干部回来组织力量消灭敌人的面孔，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敌人还严密地控制着家乡，阿旦经常住在河边椰林里，睡在一张吊床上，沒有蚊帐和被子，生活很艰苦。老B的話又在他的耳边回响：“干革命就不能怕苦。”乡里的姊妹大娘每天冲破敌伪分子的重重封锁给他送来的每一个饭团和每一包食盐，使他增强了信心。他坚信革命斗争的火苗不久将爆发成为燎原烈火。那群人面兽心的家伙綁架男人，当着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在市集上放出狼狗咬人，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完蛋了。阿旦从不考虑个人的劳累和安危，全心全意地工作，除了当乡游击队队长以外，还直接负责农会、青年团和妇女会的工作。

德新乡游击队总共只有几把大刀、一支步枪、一支火药枪和一颗失效的手榴弹。队里很多人不知道这颗手榴弹已失效，还爭着挂在身上。这使阿旦很感动。同志们杀敌情绪很高，就是武器不够。阿旦千方百计地买来铁管和硫磺，加上碎玻璃片和旧弹片，做成了“土雷”和踏雷，还指导其他同志一起做。阿旦也不放过机会，尽量从敌人那儿夺取武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底的一个下午，上级叫他给部队当向导，攻打繩桥一带的敌军。结果，一排敌军被击溃，纷纷泅水过河逃命。阿旦估计这些家伙准把不少枪支扔在河里，等到部队转移后，他就回来打扫战场，捞拾敌军扔下的枪支弹药。当天夜晚，他果然带回了一挺机枪。

为了不让敌人任意进村进行“扫蕩”，把乡亲们赶进“战略村”，或者抓兵拉伕，阿旦和乡干部一起领导群众建立战斗村

抗击敌人。他提出口号：“敌人来了叫他碰得头破血流，决不让他平平安安地回去。”最初，有人有些害怕敌人，不敢在院子里挖陷阱，插竹尖。阿旦耐心说服每一个人，动员先进带动后进，终于，全乡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杀敌。竹子不够，乡亲们就砍下槟榔树削尖桩。有人一下子把家里八棵槟榔树都砍了。只有几天工夫，全乡削了两万枝尖桩，挖了上百个陷阱。

在第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阿旦和另一名游击队员阿未一起阻击四十名敌人，他连放九枪都没打中敌人，可第十发子弹却打伤了一名敌军，其他敌人一见有人中弹，就仓皇地撤退了。阿旦通过这个事实指出敌军士气低落，使队员们增强了消灭敌人的信心。

不久，又有上百名敌人分成好几路进攻新利村。阿旦率领一支游击小队，和敌人周旋了半天，打死打伤敌人十一名，敌人狼狈逃跑。

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的反“扫荡”战中，德新乡人民和游击队打得非常漂亮。敌人派了两个营的主力部队，加上大批伪保安团和民卫队，妄想一下子扼杀这支游击队。敌军分两路出击，一路从正面引诱游击队，另一路从后面包抄，企图围歼游击队。阿旦依靠群众，事先摸清了情况，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作出了正确的战斗部署。

一路敌人刚来到村头的竹桥上就遭到游击队的阻击，一名伪军中弹身死，另一名被手榴弹的引绳绊倒。第二路敌人中了踏雷和手榴弹，也报销了几个。接着，两路敌军合成一路，重新组织进攻。但他们遭到猛烈的还击，又有许多敌军被打死打伤。敌人一时惊慌失措，避了子弹，却掉进了陷阱，想继续前进，又怕中了地雷和踏雷，最后只好聚成一堆等待援军。直到下午两点钟，伪县长锦才带兵来增援。指挥官破口

大罵手下的伪军：“平日只知道领饷，一碰上共军就弯腰缩脖子，把枪给我，冲！”一名伪军刚爬过田埂往前冲，马上就中弹死去。另一名伪军举起钢盔想試探游击队的火力，阿且以为是敌人的脑袋，叭的一枪打去，钢盔穿了，蹦得老远。同时，两个游击小组对准敌人前后夹攻，伪军一片混乱，尽管伪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咆哮，伪军却不敢往前挪动一步。敌人的“扫蕩”又失败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晚上，阿且参加了广德和尚的超度仪式①，这位和尚是为了反对吳庭艳政权鎮压佛教徒而自焚的。阿且很晚回来，刚合上眼不久，就传来了敌机的隆隆声，从东拐河和西拐河也传来了敌舰的马达声。阿且侧着耳朵细听，敌机上的扩音器发出了刺耳的叫囂：“今天第五师和第七师的强大兵力，共同配合，消灭德新乡的游击队。德新乡的游击队应该放聪明些，赶快投降！投降就有活路，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扩音器里的声音还没停住，从新柱县、东拐河、西拐河射来的炮弹象雨点似地落在村里。敌人的这次“扫蕩”，完全出乎阿且的意料之外。要和邻村取得联系已经来不及，阿且连忙和一个叫黑得的游击战士商议对策，抗击敌人。

“看来今天得和敌人拚上一天，先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阿且和黑得刚吃过东西，一路敌军已迫近他们的伏击区。等到前面的一排敌军走得很近了，阿且才沉着地开枪。敌军排长中弹倒下，敌军士兵立即乱成一团，掉头就跑。阿且和黑得又转移阵地，把敌人的重机枪手撩倒。这两个游击战士摆起疑兵阵，声东击西，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盲目扫射，子弹尽落在无人地区。战斗一直延续到中午，各路敌军始終沒

---

① 宗教用語。和尚、尼姑、道士为人诵经拜忏，说是可以救度死人超越苦难。

法进村。各村的游击队也从四面八方袭击敌人。激战正在进行，阿且突然听到河对岸传来阵阵枪声。乍一听，不象是游击队的枪声。

“河对岸是什么部队？”

阿且自言自语，一面想法和这支部队取得联系，准备配合战斗。原来这是一支地方部队在阻击敌人。阿且就鼓励游击战士奋勇杀敌。地方部队的同志问阿且：

“游击队需要派人增援吗？”

“不，你们安心战斗吧！这儿人员武器都够了。”

阿且知道地方部队人力有限，不愿讓他們分散力量支援自己。这时候，黑得按照阿且的指挥，披着伪装用的树叶，来回奔跑。敌人从望远镜中看去，只见前方烟火弥漫，一支不计其数的部队正在英勇地投入阵地。敌人十分惶恐，其实，他们恰恰中了游击队的疑兵计。

一場出色的配合战展开了。游击队和地方部队互相鼓舞共同杀敌。阿且从三百五十米以外的地方，一枪打倒了正在高地上指挥作战的敌军营长。在河对岸，地方部队歼灭了七十多名敌军。敌人这次大规模“扫蕩”又惨遭失败。

新柱县和德新乡相距只两三公里，敌人却没法安安生生地走动。不管他们走到哪一个村，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后来，敌人采取卑鄙的报复手段，杀害老人小孩，踢翻神龛，捣毁房屋，砸碎炊具，连树木草丛也成了他们轰击的对象。有一次两营敌军在一个村里烧毁了九十间房屋，敌人撤退以后，阿且立即和村中干部一起，帮助群众修复房屋。他说：“狗强盗要讓我们缺吃少穿、受冻挨餓，我们要讓他们明白，他们这种卑鄙恶毒的行径只是火上添油，决不能动摇我们的斗志。”这个村子缺少盖房用的茅草，阿且动员别村的乡亲来支援。仅仅一

天一夜，九十间房屋就全部修复了。有些房子盖得比原来的还好。不管敌人烧毁多少回，乡亲们就重盖多少回。德新乡人民团结一致，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占德“战略村”和外面的联系被切断了，可敌人那孤零零的占德据点却仍象一把尖刀那样插在村头。据点里的野兽还在为非作歹，祸害群众。县武装部队指示德新乡游击队封锁这个据点，并且想法把它拔掉。

这个据点周围有四层竹篱笆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里面埋有地雷，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有的同志问阿旦：

“咱们乡游击队只有四支枪，怎能拔掉它？”

乍一听，阿旦也觉得上级的要求“过高”，可他又想，要是自己见困难就胆怯，其他同志也会这样想，那还拔什么据点呢！再说，强迫敌人放弃据点，哪能单靠军事行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光靠武装力量当然不行。

阿旦召集全队战士，共同研究敌人的有利条件和薄弱环节。经过分析，大伙一致同意阿旦的判断：敌人在地面和四周火力强，可是上面很虚弱。地面上有铁丝网和地雷，四周有围墙和坚固的工事，头顶上却没有什么防备。游击队可以打走出工事的敌人，也可以通过岗楼枪眼射击里边的敌人。据点周围的群众对敌人有刻骨的仇恨，乐意掩护游击队，帮助他们打击敌人。如果做到一方面在军事上消灭敌人，一方面动员群众孤立敌人，说服伪军士兵离开队伍，那就准能拔掉据点。

阿旦决定用两支枪专打据点里的敌人，另外两支用来伏击增援的敌军。第一次战斗开始了。阿旦下决心打准第一枪，鼓起大伙的劲头。一帮敌军刚从集上回来，阿旦知道要一下子干掉他们是不行的，等到他们陆续进入据点剩下最后几个人的时候，他“叭”的一下放出第一枪，一名敌兵就在据点门

前应声而倒。第二枪射穿了停在出口处的一辆汽车的轮胎。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游击队开始进行第二次包围。一个敌人刚从枪眼里露出脑袋，阿旦就叫黑得开枪，黑得没看清，阿旦“叭”的一枪，岗楼里立即传出一声惨叫，又一个敌兵报销了。敌人的机枪盲目地向外扫射，阿旦和黑得仍然安安生生地隐蔽着。第四天，一个敌人正往岗楼上爬，阿旦一枪打得他滚了下来。队里的战士阿弩和阿恋，枪法也很准。据点里的敌人再也不敢随便走动了，每次经过空旷地区，总是贴紧地面，爬着前进。有一次，一个敌人爬着去洗碗，被阿旦一枪打断了胳膊。

敌人一走出工事，比较好打，躲在岗楼里就难打了。经过观察，阿旦得出一条经验：岗楼枪眼里出现黑影，就表明敌人趴在枪眼上往外看。凭这条经验，阿旦曾用六发子弹，通过枪眼打死六个敌人。

从新柱县派来增援占德据点的敌军，总是遭到阻击。有一次，按照县武装部队的指示，阿旦要率领一个游击小组直接袭击新柱县附近的敌人，使他们不敢再去增援占德据点。作战计划拟订后，阿旦一连十宿练习泅水过河，摸清来回路线，布置拦截敌人的退路。一天夜晚，在耀眼的灯光下，阿旦的游击小组经过伪装，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人的岗哨旁，放下炸药包，一下子歼灭了七名敌兵，毁坏了一挺机枪。

被围困在占德据点里的敌人极度惶恐，突然听到游击队的传令：“允许据点里的敌兵出来买吃食，但是不得掠夺人民群众的粮食和鸡鸭……”伪军士兵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对游击队表示感谢。由于有机会同群众接触，伪军进一步了解了革命队伍的强大力量和宽大政策。许多伪军家属纷纷来到据点大声哭嚷，要他们的丈夫儿子回家。阿旦也乘机邀请了几个

同村的伪军，向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宣传民族解放阵线的宽大政策。有一天，十三名伪军离开据点回家去了。每次开放据点所收的效果都不比战斗效果差。到据点来换防的伪军，不出一个星期就丧失了士气，敌人不得不经常换防。有一次，从新安调来一批伪军换防，这帮家伙还没领教过游击队的厉害，气焰嚣张，不听从游击队关于伪军外出必须事先申请的警告。有一个家伙把手伸出土工事外面，想试试游击队的枪法。阿且一枪打穿了他的手掌。从此，驻扎在新柱县一带的敌军，只要提起德新乡的游击队就吓得发抖。有个伪军接到去占德据点换防的命令，吓得开枪打伤自己的手掌，要求不派他去。他宁肯忍受关禁闭和残废的痛苦，也不愿去送死。

罪大恶极的坏蛋保，奉命带领一排敌军驻守占德。刚来几天，这帮家伙就要出来捣乱。天刚麻麻亮，几个伪军气势汹汹地出来开门，等到那个叫保的家伙走出门来，游击队才开枪，阿且的第一发子弹就打中了这个恶棍。接着游击队又打死了好几个敌人。一个敌人从岗楼上探出头来往下看，被阿且打穿了脑袋。这天早晨，七名敌人被打死，到了下午，又有六名敌人送了命。

第二天，三十架直升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在占德据点的广场上，这群专为美国五角大楼“捕食”的老鹰，载运着据点里幸存的几名敌人，逃往新安。

从此，这个祸害占德、新柱一带人民的据点，象被切除的毒瘤一样，被德新乡的游击队拔掉了。

在战斗中，阿且善于运用以弱制强、以少胜多的作战方法。他珍惜每一发子弹、每一颗地雷。他经常提醒战友们努力练习，好好掌握武器，做到百发百中，不浪费一粒子弹。“把仇恨灌注到枪口上”这句话，对于阿且和德新乡游击队的同志

们来说，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每当他们虚发一粒子弹时，就总结经验，说明自己对敌人的仇恨还不够强烈，还有些胆怯，因此打起枪来手还发颤。

阿旦说：“当我听说哥哥被敌人杀害的那天，我急忙回来。赶到现场一看，我已没法认出哥哥，七十二发子弹把他打得血肉模糊，只剩下排完整的牙齿。我还亲眼看到一个孕妇在日宁地区被敌人枪杀，她肚里的胎儿也被打了出来。当时我气得浑身发颤。从此以后，每当我碰上敌人，马上想到他们就是杀害哥哥和那位孕妇的刽子手，我怀着仇恨扣动扳机，手毫不发抖，打得很准。就在哥哥被害的第二天，我用四发子弹打死了四个敌人。”

正是由于对敌人怀着刻骨仇恨，阿旦在一九六四年年初的一次战斗中，意外地打伤了美国少将史迪威。那天，敌人的一批直升飞机隆隆地掠过德新乡上空，看来敌机要在乡里找个降落的地方。阿旦提着枪出来观察敌情，布置战斗。一个小孩正在奔跑，寻找隐蔽的地方，突然，一架直升飞机侧着身向小孩扫射。阿旦眼里立即射出仇恨的怒火，真想赶上去揍掉这架飞机，可时间来不及了，敌机已飞远了。接着，第二架敌机又飞过来，比第一架飞得更高，离地面足有一百五十米。阿旦决不饶过它，连忙举起自动步枪，向它瞄准，嘴里罵道：

“狗娘养的杀人犯！”

敌机中了弹，摇摇晃晃地飞走了。可它没飞多远，就墜落在日宁村的稻田里了。一群敌机立即飞来，围住这架被击伤的飞机，然后拉着它逃跑了。当天下午，驻西贡的美国强盗公布的军事通报中说：“美国驻越南陆军掩护部队司令部负责人史迪威少将，因他乘坐的直升飞机在新柱县附近被游击队击中而负伤。该机已被迫在日宁地区着陆……”